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

香花

卡德蘭／原著・莫凌／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九

香花

卡德蘭／原著・莫凌／譯

香 花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⑩

著 者	卡 德 蘭
譯 者	莫 凌
出 版 者	明 遠 社
	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發 行 所	明 遠 社
	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
	電 話：H 6 1 6 6 8 3
印 刷 所	建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
	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二 樓
定 價	港 幣 6 元 外 埠 美 金 1.5 元
初 版	1 9 8 0 年 1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八〇年

「主人的三明治做好了，艾珈妮小姐，讓我看能不能找得著普羅斯把它帶過去。」
「別擔心了，普羅斯太太，」艾珈妮應著：「我帶過去好了，妳坐下來歇歇腿吧！」
「我也不介意告訴妳這些，艾珈妮小姐，我的腿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，背幾乎要裂成了兩半呢！」

「坐下來吧！」艾珈妮要她坐著：「妳也真是受夠了！」

她知道普羅斯太太所言非虛，但除非她去告訴伯母，否則伯母怎麼也不會瞭解其中滋味的。她的伯父弗德瑞克·奧斯蒙將軍和他的妻子在離開英國之前，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宴會，然而交給這麼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來承辦，艾珈妮覺得似乎太殘忍了。

普羅斯夫婦本來是服侍將軍的父親的，一直到他謝世爲止，那時他們在漢普斯特的府邸中擔任管家職務，如今兩人年事已高，艾珈妮相信以這樣的高齡，他們不會希望繼續擔任這項工作的。

但是，將軍和他的妻子、兩個雙胞女兒及艾珈妮，在啓程赴香港之前，在漢普斯特的貝特斯登府邸還有兩個月的逗留。

因此，又以低廉的工資雇用了一些僕人，他們沒受過特別訓練，就在前廳充任門房、侍僕的工作，由巴特里爾和普羅斯管理，而普羅斯太太却以幾近八十的高齡主管廚房內的事務。

以前在印度僱用僕人時，由於他們所求甚少，所以在食物和工資上的支出也十分有限，然而現在是在英國，這方面的行情自然有很大差別，但奧斯蒙夫人却不加以改進。

將軍駐紮在坎伯里的時候，情形還要好些，因爲那時有軍僕伺候，也有些軍人太太對能賺些額外的錢頗爲開心，願意在將軍府邸幫幫忙。

但在倫敦可大爲不同了，因爲奧斯蒙夫人付工資就像剝乳酪皮一樣，他們就只能用些既年青又沒經驗的女孩子了，普羅斯太太不知囑咐了多少次，說她們簡直是愈幫愈忙。

艾珈妮知道：在籌措宴會的時候，像列名單啦、送請帖啦，不可避免的都成了廚房經管的事務。

「普羅斯太太從沒經過過這些事呢！愛蜜麗伯母，」她對奧斯蒙夫人提起：「廚房裏新來的那個女僕真是笨手笨腳，至於那個女幫廚都該送到養老院去了。」

「還有兩個女人每天會來幫忙做清洗工作的。」奧斯蒙夫人回答。

「不過廚房要準備的不僅是午宴的菜肴，還得準備晚上舞會中的宴席呢！」艾珈妮指出。

停頓了半響，緊接著，艾珈妮又在奧斯蒙夫人的眼中看到她所熟悉的不悅神色：「既然妳那麼擔心普羅斯太太，相信妳一定願意幫她的忙了，艾珈妮。」

艾珈妮默然無語，一會兒才又小聲的問道：

「妳不希望我也……參加……舞會嗎？愛蜜麗伯母？」

「我想妳不需要在這種場合出現，」奧斯蒙夫人回答：「我一直以為妳伯父把妳在這屋中的地位說得很清楚了，艾珈妮，而且在我們到了香港之後，這種情形也不會改變。」

艾珈妮雖然沒有再說什麼，內心却激動不已，她仍沒想到：伯母居然會這麼坦率的表示對她的憎厭，即使兩年以來她已漸漸習慣了這種待遇，還是不免感到一種深沉的傷害。

然而，她強嚥下了幾乎已滑到嘴邊的抗議，只不過為了一個十分簡單的理由：在獲知伯父接到調往香港的任命後，她就一直害怕他們不會帶她一起赴任。

對東方，她有著一股深濃的懷念之情，那種感覺真是很難形容的。她一直渴望著能再去東方，感受那燦爛的陽光，傾聽輕柔的樂曲，嗅一嗅空氣中醉人的花香，還有香料、花粉和旱煙管的特殊氣味……使她不致於像現在一般，只是在陰冷的英國不由自主地抖顫著。

香港，當然不會和印度完全一樣，但那裏是東方的蘇彝士，在艾珈妮的心中就像一塊陽光照耀的樂土，發射出萬丈金光！

只不過是兩年前發生的事，對她而言却似乎已超過了一個世紀，那時她被人從印度送回英國，父親的死亡和緊接著發生的一些事帶給她無比的痛苦，像一場惡夢般令她昏眩愕然。

和父親相依的時光是何等快樂啊！從母親去世後，她就一直照顧著父親，在軍團駐紮地，父親分配的眷舍裏，她就像個女主人一樣。

軍團調到西北的行省區時，艾珈妮覺得十分害怕，畢竟那意味著父親要離開她好幾個月的時間，到邊界一帶鎮壓土著暴亂。

只有邊界平靜的時候她，才能和父親在一起，但這種情形並不常見，一旦亂事發生，婦孺就被遣送到較為安全的基地，在那裏和一些爲她父母服務多年的軍僕在一起，倒也覺得十分安心。

那裏當然還有其他軍官的女眷，她們似乎認爲她很孤單寂寞，經常向她表露出幾分同情的樣子。

靈巧的艾珈妮可從沒這麼說過，事實上那時她也從不會覺得孤寂。

她愛印度——愛那裏的許許多多事物，生活中似乎充滿了她要學習的東西，她爲自己安排了許多課程，此外在父親和她共居的家中還有許多工作等著她呢！

在那裏，當然她也遇到了父親的兄長——弗德瑞克·奧斯蒙將軍，兩兄弟不但年齡相差很多，而且看上去大相迥異，在許多場合中，她發現伯父、伯母都表現得十分自大而且固執。

後來她更感覺到兩兄弟的共同點少之又少，伯父的個性、人品一點也不像一向爲她敬重的父

親。

迪瑞克·奧斯蒙總是十分愉快的，要不是職責在身令他操心的話，可說沒什麼讓他憂慮的事了。他不但懂得自己享受生命，也使他周圍的每一個人同樣去享受生命中美好的事物，但他的嗜好可說沒一點兒是放蕩邪惡的。

他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，艾珈妮憶起他對一些遭遇不幸的家庭所表露的關懷，至今使她印象良深。

每當他從校場回來的時候，經常有好幾個印度人在等著他，有割傷、撞傷的，有傷口潰爛生膿的，患有眼疾的，有時還有患病的嬰兒在內。

他受過一些醫藥訓練，但最可貴的還是他的同情、體貼，對病人的恐懼帶著幾分嘲弄的態度，為他們原先認為黯淡無光的未來點燃了新希望，這些都是別的醫生望塵莫及的。

「他總是使一切事情顯得很有情趣！」艾珈妮常常這麼想。

在他們一家三口共聚的日子裏，母親好些次提議到：

「妳爸爸有一個假期，」她對艾珈妮說：「我們可以在一起好好玩玩，來個野餐怎麼樣？」

然後，三個人策馬輕，馳出外野餐；有時在潺潺的小溪邊，有時在高山之巔，有時就在一些

古洞裏尋幽探險，由那些遺址中探尋古印度的歷史淵源。

回顧童年種種，艾珈妮覺得那時幾乎沒有一天不是陽光耀眼，也沒有一個夜晚入睡時唇邊不掛著微笑的。

然而，有如晴天霹靂一般，災禍突然降臨了！

「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？哦，上帝，你怎能讓它發生呢？」在由印度遣返英國的船上，深夜茫茫，周遭顯得份外的淒寒，黑暗像是永遠難以穿越般的吞噬了她，艾珈妮不由得在心中吶喊。

即使到了現在，她似乎還難以相信一切並不是一場可怕的夢魘而已，兩年來在伯父母家寄人籬下的生活更不是她的幻覺。

一切都是最真實不過的了——她的父親已不在人世，伯父對待她就像對個印度最下等的流民一般！

她總是被輕視、冷落、屈辱，只因為伯父對他弟弟「不名譽」的死亡從沒原諒過。

「爸爸是對的！他絕對沒錯！」艾珈妮對自己這麼說。

有時候，伯父坐在餐桌邊，看上去一付自命不凡的樣子，對她說話的口氣使她覺得自己真像一隻乞憐搖尾的狗，那時她多麼渴望把心中的話尖叫出來。

她記起剛回到英國時，伯父在書房裏和她談話的情形。

回家的旅程中，不但在心靈上帶給她無比的折磨痛苦，同時身體上也感到極端的不適。

那正是十一月，比斯開灣的暴風雨使船上多數的旅客都弄得七倒八歪，衰弱不堪。

但，艾珈妮所在意的還不是風的狂暴與船的顛簸，事實上她真是冷得受不了。

多年來她一直生活在印度，對當地炎熱的氣候頗能適應，也許所稟賦的一半蘇俄血統，使她

不像一般純英國血統的人一樣，受不了平原上酷熱而令人窒息的氣候。

母親是蘇俄人，却在印度出生，艾珈妮知道這又成了她被懲罰的另一項罪名。伯父不喜歡外國人，特別輕視混兒血。

無論如何，她繼承了母親那種黑髮黑眼的美貌和纖柔的身材，然而，當她站在伯父面前的時候，却顯得憔悴萎頓，容光黯淡，而且書房裏面太冷，她的牙齒一直打著顫。

父親的死使她悲痛萬分，在船上一直沒好好的吃過一頓，眼睛也哭得又紅又腫，原本燦然生輝的一頭黑髮如今顯得平平直直的毫無生氣。

她那可憐兮兮的模樣却絲毫未能軟化伯父冷峻的眼光，由他生硬的語調，她更清楚的知道自已並不受歡迎。

「妳我都知道，艾珈妮，」他說：「你父親的無恥行為使我們整個家族蒙羞。」

「爸爸做的是對的！」艾珈妮喃喃自語。

「對？」伯父叫了起來，語聲尖銳：「殺了他的長官還是對的？謀殺了別人還是對的？」

「你知道爸爸並不是存心要殺團長的！」艾珈妮說：「那只是一個意外！他只是不讓幾近瘋狂的團長蹂躪一個女人罷了。」

「一個土女罷了！」伯父輕蔑地說：「她本來就該挨團長鞭打的。」

「她不是第一個被蹂躪的女人了，」艾珈妮反駁：「每個人都知道團長有虐待狂！」

她的聲音變得十分激動，畢竟往事歷歷，令她心悸不已！

但是，呈現在眼前的是伯父那嚴厲冷峻，如同花崗石般的面孔，她如何才能向他解釋呢？團長的房舍中傳來一陣刺耳的尖叫，那尖叫聲劃破了原本溫柔美好的夜色，使它變得那麼醜陋而猙獰。

那晚，她瑞克·奧斯蒙站著聽了好一會兒，接著只聽那淒慘的叫聲愈來愈急促，他不由得蹣起腳來。

「真該死！」他罵了出來：「不能再這麼下去了！真讓人受不了！那女孩不過是個孩子，就是那可憐裁縫匠的女兒啊！」

艾珈妮認識那個女孩，大概不過十三歲光景，父親是個裁縫，就在眷舍的走廊工作，她常常在旁邊幫著父親裁剪縫紉，小小年紀已經很得乃父真傳，練就了一身好手藝，做件長服不須二十四小時就可完成，有時候也做做襯衫，或替軍官修補制服什麼的。

艾珈妮經常和她聊天，一直覺得她十分漂亮，尤其那濃密的、長長的睫毛和那對溫柔的眼睛最為迷人。

每當有男人走近的時候，她總是把頭巾壓低些遮住臉孔，但可想而知的，團長雖然經常喝得爛醉如泥，却絕不致於忽視了她的美色。

她瑞克·奧斯蒙衝向團長的房舍。

尖叫聲停止了，接著響起的是團長憤怒的咆哮，然後是一片可怕的沉寂。以後發生的事情還是艾珈妮自己把它聯接而成的。

他的父親衝進去後，發現那女孩子半裸著，團長正揮鞭抽打著她，好像她不過是頭動物而已。

那正是強姦的前奏！他知道他的長官一向藉此激發淫慾。

「你這條伙跑來做什麼？」看到迪瑞克·奧斯蒙出現的時候，團長吼叫著。

「你不能這樣對待一個女人，先生！」

「你在向我下命令嗎？奧斯蒙？」團長責問他。

「我只是告訴你，先生，你這種行為不但沒有一點人性，而且是男人最要不得的勾當！」團長注視著他。

「滾出我的房子，去做你自己的混帳事情！」他大叫著。

「這就是我的事情！」迪瑞克·奧斯蒙回答：「每一個正當的男人都該設法阻止這種暴行！」

團長突然狂笑起來，笑聲是那麼醜惡。

「你給我滾出去！」他下令：「不然就小心吃禁閉！」

他一隻手握緊了的鞭子，另一隻手抓住那印度女孩鬆散的頭髮，把她拖了過來。

女孩的背上露出一大塊青紫的鞭痕，而無情的鞭子再度落了下來，她又叫了起來，但却已聲嘶力竭，更令人慘不忍聞。

然後，迪瑞克·奧斯蒙向團長揮拳。

打他的下顎，由於團長晚餐時酒喝得太多，步履不穩，就向後倒了下去，他的後腦撞上放在屋角的鐵製半身塑像，被狠狠地敲了一記。

本來對一個年青男人來說，只要生活正常、心臟強健的話，這還不致於致命，但出乎意料之外，當軍醫被召來診視時，却宣佈團長已回天乏術。

艾珈妮還不大能確定以後又發生了些什麼，只知道很快的，軍醫把弗瑞德克伯父請了來，那時伯父正在離軍營不遠的省長官邸中。

於是，弗德瑞克開始發號施令，並且不准他的弟弟回到眷舍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親被人發現死在軍營外面，同時人家告訴艾珈妮：她的父親因追捕一頭野獸才遭此不幸。

父親絕不會自殺的！艾珈妮知道得很清楚，由於團長的死亡，他們趕在民事法庭之前來了個軍事審判。

軍醫也向外宣稱，他早就警告過團長，說他的心臟衰弱，一不小心很可能致命。

事情就這麼掩飾過去，只除了弗德瑞克伯父、軍醫和一位軍團的高級官員外，沒有人確知事情的真相，當然，還除了——艾珈妮。

「你父親的暴行對他的家族、軍團和國家來說都是一大恥辱。」伯父說：「因此，艾珈妮，在你的一生中永遠不可以向別人提起，這點你清楚嗎？」

沈寂了一會兒，艾珈妮低聲說：「當然，我不會告訴外人的，但如果有一天我結婚了，却應

該讓我丈夫知道真相。」

「妳永遠不會結婚！」伯父字句鏗鏘。

艾珈妮睜大眼睛望著他。

「爲什麼我永遠不會結婚呢？」她問。

「因爲，作爲妳的監護人，我不允許妳這麼做，」伯父回答：「妳必須爲妳父親的罪行付出代價，在印度發生的這些事情妳必須閉緊著嘴巴把它帶到墳墓。」

有好一會兒他話中的意義艾珈妮還未能完全瞭解，接著他又以輕蔑的口吻加上幾句：

「再說妳根本就沒有一點吸引力，不會有任何男人想跟妳結婚的，總而言之，就算有那個男人犯了錯誤向妳求婚，我也絕不會答應他的。」

艾珈妮吸了一口氣，一時不知能說些什麼。

有些事是她從沒預料到的，也沒想到會在她生命中發生。

她才不過十六歲，不會特別專注於某一方面，但在模模糊糊之中，似乎認爲有一天自己總會結婚生子的，也許婚後仍能生活在軍團中。

她是在軍團的庇護下成長的，一向也頗驕傲於軍團對父親的深刻意義，父親很有領導才能，更因愛護部屬而廣受愛戴。

往事一幕幕的在腦海中映現，她在那裏所經歷的種種，那些嘶嘶的馬匹、整齊的軍陣，以及軍隊移防時亮晃晃的槍隻、載著行李的馬車，那些軍人太太和家眷，還有總是跟著軍隊走的二大

堆人，他們和軍團中的印度兵一樣爲數頗衆。

清晨時分，她總是被昂揚的起床號喚醒，傍晚時營區響起「最後的哨兵」的旋律，在薄暮之中迴盪不已，然後又目送著旗幟從旗桿降下。

軍團就是她的家，也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，每當她想起那些英武的騎兵手持長槍，槍上旗穗在風中飄揚著，在工作的時候，士兵還邊吹著輕快的口哨，就不禁感覺到：父親的去世，真是帶給她椎心的痛苦。

「有一天，」她離開印度時對自己這麼說：「我會再回來，和他們在一起。」

而現在伯父告訴她她的未來空無所有，只不過要去伺候他們一家罷了，而且每天免不了要挨十幾次罵。

那並不是父親的罪行，她却要受這樣的懲罰，且伯父伯母也很明顯的表示不喜歡她的母親，只因爲她是蘇俄人。

「妳不要向任何人提到妳母親的祖先，」伯父告誡她：「妳父親的婚姻是一次最爲不幸的抉擇，當時我就大爲反對。」

「爲什麼要反對呢？」艾珈妮問。

「異族通婚從來就不是好事，而且蘇俄人根本就不算是歐洲人！妳父親該娶個適合的英國小姐做他太太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母親不適合了？」艾珈妮很生氣。

伯父的嘴唇抽緊了。

「妳母親已經死了，我不願再對她批評什麼，只要妳以後絕口不提她的蘇俄祖先就好了。」
他的聲音變得更为尖銳，繼續說：

「現在我們隨時會和蘇俄打仗，這次是在西北邊境，即使不開戰，他們也會煽動土人暴亂，滲透到我們這邊來，間諜更是無孔不入。」

他望著艾珈妮蒼白的小臉，一副瞧不起她的神態，語氣也更為嚴厲：

「對具有他們這種有毒素的、奸詐血統的人，我還是讓她住在家裏白白養她，真是一大羞恥！總之，只要在我監護之下，就得注意永遠別再提妳母親的名字！」

起先艾珈妮的遭遇還能招來些憐憫，然而過了一年以後，她就被迫輟學，而且發現自己在伯父家中充其量不過是個做苦工的人，或者也可說是個額外的僕人罷了。

十七歲時，她的堂姐薇兒妮特和黛西，也就是那對學生姐妹，開始為她們進入社交場合及參加舞會而頗費周章的準備著，於是她就成了她們的女僕、裁縫、秘書、管家和雜務總管。

十八歲時，她只覺得自己整個生命都要虛擲在女僕的事務上了，不再有什麼好期望的，只除了年復一年、日復一日的在一些瑣碎的家庭雜務中打滾。

然而，就像是奇蹟在雲端湧現，伯父即將卸下奧德夏的司令官之職，而被調往香港。

艾珈妮還不大敢相信這個消息，最初她以為他們將留下她而到香港上任，後來又猜想他們不會讓她不被監視的，因為她父親「不名譽」的死亡對身為將軍的伯父而言，始終就是一個具有相

當威脅性的秘密，他一定害怕她會洩露出去；此外，她母親的血統，他們也不願讓別人知道，認為那是有失體面的事。

伯父伯母在外人前面，並不否認艾珈妮是他們的姪女，但總是向人宣稱她過於羞怯，不喜社交。

「艾珈妮對參加宴會啦，跳舞啦，沒有一點兒興趣。」那是有位朋友建議伯母也該讓艾珈妮參加些社交活動時，她聽到伯母斬釘截鐵的回答。

當時，她真想叫出來：這不是真的！不是真的！

然而，她知道這麼做只會加深他們的憤怒，於事無補，她的地位也絲毫不會有所改善。

但是，至少香港比較接近她所熱愛的印度，至少那裏陽光耀眼，花兒綻放，鳥兒飛翔，人們會向她友善的微笑。

.....

「如果你那麼好心的話，艾珈妮小姐，就麻煩妳把三明治帶到書房去好了，」普羅斯太太的話打斷艾珈妮的思潮：「餐廳裏還有一瓶威士忌，將軍說不到宴會完了不要拿出來，否則客人會把它喝光，妳知道，他想自己一個人在書房裏好好享用一番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艾珈妮說：「我會帶給他的，普羅斯腿上的風濕現在一定很難受，我也不希望看到他再上上下下奔波了。」

「妳真是好心，艾珈妮小姐，要是沒有妳幫忙的話，我還真不知怎麼辦好這宴席呢！」